

錢鍾書集

宋詩選註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錢鍾書集

宋詩選註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繁體字版權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所有。
未經許可,不得翻印。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錢鍾書集: 宋詩選註 / 錢鍾書選註. — 北京: 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2011. 11
(限量典藏版)
ISBN 978 - 7 - 108 - 03683 - 4

I. 錢… II. 錢… III. ①錢鍾書 (1910 ~ 1998) - 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036455 號

書名題簽 錢鍾書 楊 絳

責任編輯 馮金紅 孫曉林

裝幀設計 陸智昌

責任印制 盧 岳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 22 號)

郵 編 100010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隆昌偉業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開 本 64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全套總印張 327.125

印 數 0,001 - 1,000 套

定 價 1680 元 (全套共十冊)

出版說明

錢鍾書先生（一九一〇—一九九八年）是當代中國著名的學者、作家。他的著述，如廣為傳播的《談藝錄》、《管錐編》、《圍城》等，均已成為二十世紀重要的學術和文學經典。為了比較全面地呈現錢鍾書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文學成就，經作者授權，三聯書店組織力量編輯了這套《錢鍾書集》。

《錢鍾書集》包括下列十種著述：

《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註》、《七綴集》、《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槐聚詩存》。

這些著述中，凡已正式出版的，我們均據作者的自存本做了校訂。其中，《談藝錄》、《管錐編》出版後，作者曾做過多次補訂；這些補訂在兩書再版時均綴於書後。此次結集，我們根據作者的意願，將各次補訂或據作者指示或依文意排入相關章節。另外，我們還訂正了少量排印錯訛。

《錢鍾書集》由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提供文稿和樣書；陸谷孫、羅新璋、董衡巽、薛鴻時和張佩芬諸先生任外文校訂；陸文虎先生和馬蓉女士分別擔任了《談藝錄》和《管錐編》的編輯

宋詩選註

工作。對以上人士和所有關心、幫助過《錢鍾書集》出版的人，我們都表示誠摯的感謝。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

此次再版，訂正了初版中少量的文字和標點訛誤；並對《談藝錄》、《管錐編》的補訂插入位置稍做調整。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日

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

(代 序)

楊 絳

我謹以眷屬的身份，向讀者說說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因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寫序。

他不願意出《全集》，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願意出《選集》，壓根兒不願意出《集》，因為他的作品各式各樣，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麼《集》。

但從事出版的同志們從讀者需求出發，提出了不同意見，大致可歸納為三點。（一）錢鍾書的作品，由他點滴授權，在臺灣已出了《作品集》。咱們大陸上倒不讓出？（二）《談藝錄》、《管錐編》出版後，他曾再三修改，大量增刪。出版者為了印刷的方便，《談藝錄》再版時把《補遺》和《補訂》附在卷末，《管錐編》的《增訂》是另冊出版的。讀者閱讀不便。出《集》重排，可把《補遺》、《補訂》和《增訂》的段落，一一納入原文，讀者就可以一口氣讀個完整。（三）儘管自己不出《集》，難保旁人不侵權擅自出《集》。

錢鍾書覺得說來也有道理，終於同意出《錢鍾書集》。隨後他因病住醫院，出《錢鍾書集》的事就由三聯書店和諸位友好協力擔任。我是代他和書店並各友好聯絡的人。

錢鍾書絕對不敢以大師自居。他從不廁身大師之列。他不開宗立派，不傳授弟子。他絕不號召對他作品進行研究，也不喜旁人爲他號召；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不用號召的。《錢鍾書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談藝錄》和《管錐編》是他的讀書心得，供會心的讀者閱讀欣賞。他偶爾聽到入耳的稱許，會驚喜又驚奇。《七綴集》文字比較明白易曉，也同樣不是普及性讀物。他酷愛詩。我國的舊體詩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詩他熟讀的真不少，詩的意境是他深有領會的。所以他評價自己的《詩存》祇是恰如其分。他對自己的長篇小說《圍城》和短篇小說以及散文等創作，都不大滿意。儘管電視劇《圍城》給原作贏得廣泛的讀者，他對這部小說確實不大滿意。他的早年作品喚不起他多大興趣。“小時候幹的營生”會使他“駭且笑”，不過也並不認爲見不得人。誰都有個成長的過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見。錢鍾書常說自己是“一束矛盾”。本《集》的作品不是洽調一致的，祇不過同出錢鍾書筆下而已。

錢鍾書六十年前曾對我說：他志氣不大，但願竭畢生精力，做做學問。六十年來，他就寫了幾本書。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憑他自己說的“志氣不大”，《錢鍾書集》祇能是非薄的奉獻。我希望他畢生的虛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作者五十歲時與楊絳合影

序

一

關於宋代詩歌的主要變化和流派，所選各個詩人的簡評裏講了一些；關於詩歌反映的歷史情況，在所選作品的註釋裏也講了一些。這裏不再重複，只補充幾點。

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够維持比較長時期的統一和穩定，所以元代有漢唐宋爲“後三代”的說法^①。不過，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的強大，我們只要看陸游的一個詩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②。宋太祖知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會把南唐吞併，而也只能在他那張臥榻上做陸游的這場仲夏夜夢。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八尺方牀收縮而爲行軍帆布牀^③。此外，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複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

① 郝經《陵川文集》卷十《溫公畫像》，趙沅《東山先生存稿》卷一《觀輿圖有感》第四首自註。

② 《劍南詩稿》卷十二。

③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卷五十四載吳伸《萬言書》裏還引了宋太祖那句話來勸宋高宗不要“止如東晉之南據”。

額，宋代的官僚階級就比漢唐的來得龐大，所謂“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①；北宋的“冗官冗費”已經“不可紀極”^②。宋初有人在詩裏感慨說，年成隨你多麼豐收，大多數人還不免窮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③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實，人民負擔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選的唐庚《訊囚》詩就老實不客氣地說大官小吏都是盜竊人民“膏血”的賊。國內統治階級和人民羣衆的矛盾因國際的矛盾而抵觸得愈加厲害；宋人跟遼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輸的，打仗要軍費，打敗仗要賠款買和，朝廷只有從人民身上去榨取這些開銷，例如所選的王安石《河北民》詩就透露這一點，而李覲的《感事》和《村行》兩首詩更說得明白：“太平無武備，一動未能安……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爲備，執事彼何人……”^④。北宋中葉以後，內憂外患、水深火熱的情況愈來愈甚，也反映在詩人的作品裏。詩人就像古希臘悲劇裏的合唱隊，尤其像那種參加動作的合唱隊，隨着搬演的情節的發展，歌唱他們的感想，直到那場戲劇慘痛的閉幕、南宋亡國，唱出他們最後的長歌當哭：“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詩！”^⑤

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裏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裏生

② 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冗三費疏》。

③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費”條。

④ 張詠《乖崖先生文集》卷二《憫農》。

⑤ 《李直講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⑥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題黎芳洲詩集》引了這兩句，還說：“所謂長歌之哀非耶？”

根立腳，但是它反映這些情況和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單就下面選的作品而論，也可以看見幾種不同的方式。

下面選了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註釋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劄子》來印證詩裏所寫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這是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儘管跟這種詩歌在內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惟一衡量。也許史料裏把一件事情敘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裏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反過來說，要是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敘，那末，雖然它在內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歷史記錄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韻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對雪》的註釋裏所引的李復《兵餽行》。因此，“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裏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下面選了范成大的《州橋》，註釋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樓鑰和韓元吉的記載來說明詩裏寫的事情在當時並沒有發生而且也許不會發生。這是另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們愈加明白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

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①。南宋的愛國志士最擔心的是：若不趕早恢復失地，淪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習而相安，忘掉了祖國^②。不過，對祖國的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裏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等偏於理智的記憶。後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隨你鑿得多麼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跡也就愈長愈牢。從韓元吉的記載裏，看得出北方雖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裏的人民還是懷念祖國^③。范成大的詩就是加強地表白了他們這種久而不變、隱而未申的愛國心，來激發家裏人的愛國行動，所以那樣真摯感人。

下面選了蕭立之的《送人之常德》，註釋引了方回的逸詩作為參照，說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個桃花源去隱居，免得受異族的統治。這是一

① 參看亞理斯多德《詩學》第一千四百五十一（乙）、一千四百六十（乙）。《左傳》宣公二年記載鉏麇自殺以前的獨白，古來好些讀者都覺得離奇難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為既然是獨白，“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鈔》卷一《鉏麇論》）但是對於《長恨歌》故事裏“夜半無人私語”那樁情節，似乎還沒有入死心眼地問“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或者殺風景地指斥“臨邛道士”編造謊話。

② 例如《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卷六十八載楊造“乞罷和議疏”講到淪陷的人民，就說：“竊恐歲月之久，人心懈怠。”

③ 參看辛啓泰輯《稼軒集鈔存》卷一《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裏“觀釁”第三。

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一首詠懷古跡的詩雖然跟直接感慨時事的詩兩樣，但是詩裏的思想感情還會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標記，恰像一首詠物詩也可以詩中有人，因而幫助讀者知人論世。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裏面說：“那知平地有青雲，只屬尋常避世人……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求長年！”^①這首詩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時候作的^②，寄託在桃花源上的諷喻就跟蕭立之詩裏寄託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談之類的長詩、鄒浩的《悼陳生》^③，詩很笨拙，但是敘述的可以說是宋版的桃花源^④。有個寧波人陳生，搭海船上南通泰縣一帶，給暴風吹到蓬萊峯，看見山裏修仙的“處士”，是唐末避亂來的，和“中原”不通消息：“於今天子果誰氏？”語罷默默如盲聾；這位陳生住了一陣子，又想應舉做官——“書生名利浹肌骨，塵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個處士用縮地法送他回去，誰知道“還家妻子久黃壤，單形隻影反匆匆”，陳生就變成瘋子。鄒浩從他的朋友章潛那裏聽到這樁奇聞，覺得秦始皇漢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陳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兩莫遂，我雖忘情亦歎歎；仲尼之門非所議，率然作詩記其事。”鄒浩作這首詩的時候，宋徽宗還沒有即位，假如他聽到這個新桃花

① 《浮溪集》拾遺》卷三。

② 黃震《黃氏日抄》卷六十六。

③ 《道鄉集》卷二。

④ 這樁奇聞當時頗為流傳，例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就有詳細的敘述，還說：“又聞舒信道嘗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南宋初康與之《昨夢錄》記楊可試兄弟被老人引入“西京山中大穴”，內有“大聚落”，可供隱居；也正是桃花源的變相。

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釋教，以他那樣一個援佛入儒的道學先生，感觸準會不同，也許借題發揮，不僅說“非所議”了。鄒浩死在靖康之變以前，設想他多活幾年，嘗到了國破家亡的苦痛，又聽得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樣一個氣骨頗硬的人，感觸準會不同，也許他的“歛歛”就要親切一點了。只要看陸游，他處在南宋的偏安局面裏，耳聞眼見許多人甘心臣事敵國或者攀附權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氣節拍合起來^①，何況連殘山賸水那種託足之地都遭剝奪的蕭立之呢？

宋代的五七言詩雖然真實反映了歷史和社會，却没有全部反映出來。有許多情況宋詩裏沒有描敘，而由宋代其他文體來傳真留影。譬如後世閩傳的宋江“聚義”那件事，當時的五七言詩裏都沒有“採著”，而只是通俗小說的題材，像保留在《宣和遺事》前集裏那幾節，所謂“見於街談巷語”^②。這些詩人十之八九從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經過科舉保舉，進身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在民族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有愛國的立場；在階級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反對苛政，憐憫窮民，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不過，假如人民受不了統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槍地對抗起來，文人學士們又覺得大勢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後世的士大夫在詠梁山泊事件的詩裏會說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③；北宋士大夫親身感到階級利益受了威脅，連這一

① 《劍南詩稿》卷二十三《書陶靖節桃源詩後》：“奇奴談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晉鼎遷；獨為桃源人作傳，固應不仕義熙年！”

②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載龔開《宋江三十六贊》。

③ 魏禧《魏叔子詩集》卷一《讀〈水滸〉》第二首：“君不擇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於此！”

點點“公道話”似乎都不肯講。直到南宋滅亡，遺老像龔開痛恨“亂臣賊子”的“禍流四海”，纔想起宋江這種“盜賊之聖”來，彷彿爲後世李贄等對《忠義水滸傳》的看法開了先路。在北宋詩裏出現的梁山泊只是宋江“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個風光明秀的地區^①，不像在元明以來的詩裏是“好漢”們一度風雲聚會的地盤。^②

宋詩還有個缺陷，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這種風氣，韓愈、白居易以來的唐詩裏已有，宋代“理學”或“道學”的興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劉壎爲曾鞏的詩辯護，曾說：“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興寡，先生之詩亦然。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即無憾矣”^③。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藝理論的術語，明確地作了判斷：“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同時，宋代五七言詩講“性理”或“道學”的多得惹厭，而寫愛情的少得可憐。宋人在戀愛生活裏的悲歡離

① 例如宋庠《元憲集》卷十《坐舊州亭上作，亭下是梁山泊，水數百里》：“長天野浪相依碧，落日殘雲共作紅；魚缶回環千艇合，巷蒲明滅百帆通”；韓琦《安陽集》卷五《過梁山泊》；蘇轍《樂城集》卷六《梁山泊》，又《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第五首：“菰蒲出沒風波際，雁鴨飛鳴霧雨中；應爲高人愛吳越，故於齊魯作南風。”

② 例如《元詩選》三集庚陸友《杞菊軒稿·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劉基《誠意伯文集》卷十七《分臧臺》（參看李贄《焚書》卷五“李涉‘贈盜’”條），朱彝尊《明詩綜》卷五胡翰《夜過梁山灤》，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卷五載丘海石《過梁山泊》。

③ 《隱居通議》卷七。

合不反映在他們的詩裏，而常常出現在他們的詞裏。如范仲淹的詩裏一字不涉及兒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詞就有“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這樣悱惻纏綿的情調，措詞婉約，勝過李清照《一剪梅》詞“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又上心頭”。據唐宋兩代的詩詞看來，也許可以說，愛情，尤其是在封建禮教眼開眼閉的監視之下那種公然走私的愛情，從古體詩裏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體詩裏，又從近體詩裏大部分遷移到詞裏。除掉陸游的幾首，宋代數目不多的愛情詩都淡薄、笨拙、套板。像朱淑真《斷腸詩集》裏的作品，實在膚淺得很，只是魚玄機的風調，又添了些寒窘和迂腐；劉克莊稱讚李壁的“悼亡”詩“不可以復加矣！”^①可是也不得不承認詩裏最深摯的兩句跟元稹的詩“暗合”^②。以艷體詩聞名的司馬槱，若根據他流傳下來的兩首詩而論^③，學李商隱而缺乏筆力，彷彿是患了貧血病和軟骨病的“西崑體”。有人想把詞裏常見的情事也在詩裏具體地描摹，不過往往不是陳舊，像李元膺的《十憶詩》^④，就是膚廓，像晁冲之的《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⑤，都還比不上韓偓《香奩集》裏的東西。

二

南宋時，金國的作者就嫌宋詩“衰於前古……遂鄙薄而不

① 《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五。

② 《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

③ 陳起《前賢小集拾遺》卷五《閨怨》。

④ 見《墨莊漫錄》卷五。

⑤ 《具茨先生詩集》卷十三。

道”，連他們裏面都有人覺得“不已甚乎！”^①從此以後，宋詩也頗嘗過世態炎涼或者市價漲落的滋味。在明代，蘇平認為宋人的近體詩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還有毛病^②，李攀龍甚至在一部從商周直到本朝詩歌的選本裏，把明詩直接唐詩，宋詩半個字也插不進^③。在晚清，“同光體”提倡宋詩，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

① 王若虛《滄南遺老集》卷四十。王若虛是師法白居易的，所以他說宋詩“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算得一句平心之論，正像瞿佑《歸田詩話》卷上論“舉世宗唐恐未公”或者葉燮《已畦文集》卷八《黃葉村莊詩序》和《原詩》卷一論“因時善變”或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四引申都穆《南濠詩話》那幾節一樣，因為那些人也都是不學宋詩的。

② 葉盛《水東日記》卷十記蘇平語；那首詩是王珪的《恭和御製上元觀燈》，見《華陽集》卷四。

③ 《古今詩刪》卷二十二以李建勳和靈一結束，卷二十三以劉基開始；參看屠隆《鴻苞集》卷十七：“宋詩河漢，不入品裁”，又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卷二十五《皇明詩選序》說宋詩跟明詩等不是“同類”而是“異物”。就因為討厭何、李、王、李等前後“七子”的“復古”，明代中葉以後的作者又把宋詩擡出來，例如“公安派”捧得宋詩超過盛唐詩，捧得蘇軾高出杜甫——參看袁宏道《瓶花齋集》卷九《答陶石簣》、陶望齡《歇菴集》卷十五《與袁六休書》之三；又譚元春《東坡詩選》載袁宏道跋、卷一《真興寺閣》、《石蒼舒醉墨堂》、卷五《贈眼醫王彥若》附袁宏道評語。黃宗羲《明文授讀》卷三十六所載葉向高《王亦泉詩序》、卷三十七所載何喬遠《鄭道圭詩序》、《吳可觀詩草序》和曾異撰《徐叔亭山居次韻詩序》也全是有激於“七子”的“復古”而表揚宋詩的，同時使我們看出了清初黃宗羲、呂留良、吳之振、陳訐等人提倡宋詩的淵源，有趣的是，許多宋人詩句靠明代通俗作品而推廣，只是當時的讀者未必知道是宋詩。舉三個顯著的例：《荷花蕩》第三折裏玉帝說的“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鶴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是蘇軾《上元侍飲樓上呈同列》第三首，見《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十六；《鸚鵡洲》第三折裏女巫說的“暖日薰楊柳，濃香醉海棠；放慵真有味，應俗苦相妨”是陳與義《放慵》前半四句，見《簡齋詩集》卷十；《金瓶梅》第八十回的“正是‘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是黃庭堅《王厚頌》第二首後半兩句，見《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五。參看宣統二年《小說時報》第六期《息樓談餘》記載贛州“清音班”唱本裏所用黃庭堅的各聯詩句。